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茶屋（外一篇）

张建军

落的茶客,越看心里越没底。

语茶屋开业后,燕语就没到过茶屋,燕语不想干预吴露的经营,同时燕语还想观察一个阶段,茶屋得找到一条新路子。

燕语不来茶屋,她过去的位子常被语轩占下了,吴露心中暗暗惊奇。让吴露惊奇的还有,语轩茶屋的转让费很高,远远超过市场价,燕语眉都没皱下就同意了,还接收下了不少杂七杂八的茶叶。

到了春天,燕语给吴露出了个招,广为宣传语茶屋要开展“语茶”活动,就是进山和茶草说句话,和茶同一个腔调同频共振。

语茶二字在茶屋面前不大不小地张贴着。茶屋本身古色,来打卡的人多,一下子就把语茶活动宣传了出去。

活动简单,就是由“语茶屋”组织,去山中访茶,去山中踏青,去找心仪的茶叶。报名的人多,吴露不知如何办。燕语说:分期分批,老中青搭配好了。

活动大获成功,一连去了十多批人访茶,去的人高兴,山景看了,制茶的过程看了,还大包小包买回了许多茶叶,茶叶比当地茶行价格低多了。

小城人喜欢春茶,“语茶”活动办到了点子上。吴露高兴,语茶屋也赚了不少,拿了供应商的点,还拿了和供应商约定的差价。各算各的账,都乐,都高兴。

茶农竟也找上了语茶屋,把来年的事也商量好了。下年的语茶,直接进茶园。

语茶屋的茶事也跟着好起来,吴露组织了几场茶文化讲座,线上线下互动,茶再喝已不是原来的味道,茶语或语茶,有说不完的话了。

语茶屋火起来了,带着子经巷一起火。燕语还是进了语茶屋,她直奔原先的角落坐位。位子上坐有人,语轩。

吴露介绍了彼此。似乎是第一次发现,名中都有个“语”字。

语茶,茶语,对着一枚神奇的树叶,该有多少话可说?

燕语平静地看着语轩,一双秀目如在刮一场春风。语轩的泪从眼角渗出,无声却是一场骤雨。语轩是个独身妈妈,女儿白血病,她只能将茶屋变现,救女儿一命。

语轩茶屋是高价,很高的价盘出的。

语轩的嘴唇蠕动,燕语制止了。

燕语在语轩茶屋不仅喝茶,还喝出了许多人间晴暖。

茶有自己的腔调,是不需说出的,茶的语言无声,却是滋润的。

喝 酒

暮色四合。一入冬天,鄂子就比平时黑得早多了。黑就

燕语决定把语轩茶屋盘下来。语轩茶屋已关门歇业两个多月了,招租的告示已经发黄,还没人接盘。

语轩茶屋燕语去过许多次,燕语喜欢里面的古意。语轩茶屋是一座老房子,明清时的建筑,在小城最古老的巷子子经巷的中部,不显山不露水,却是镶嵌在巷子承上启下的位置,来来往往的人,免不了瞅上一眼。

燕语喜欢一个人悄悄进入茶屋,找个角落,泡上一杯龙井,慢慢啜饮,将龙井的滋味一缕缕吸入腔调。

腔调是燕语的独创。茶不仅仅解渴,它是进入人气息和心跳的液体,最终是要化为腔调的。这腔调能化解心中块垒,块垒化解,心和身都通泰。

燕语到语轩茶屋总是独来独往,除茶,似乎还在期候些什么。

语轩茶屋没能持续下去,竟到了关闭地步,燕语的心凉凉的。燕语一直希望有人接盘,能继续延续茶的时光。

燕语派了手下吴露去和语轩茶屋的屋主语轩接洽,燕语交待吴露,一是满足语轩的所有要求,二是不说是燕语盘下的。

吴露是个乖巧的女孩子,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燕语笑,不多问一个字,老板交待的事,做就是了。

燕语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,范围广得很,文化传承,能干的事太多了,茶文化自然是在文化传播公司范围内的。

吴露和语轩谈得顺利,语轩茶屋内的东西一应由吴露收了,连带着积压下的茶叶。

语轩和吴露说实话,茶屋不好开,品茶喝茶的人少,亏大了。

吴露把交谈的情况和燕语说,燕语没多说,仅是委托吴露把转让协议签了。

新的茶屋开张了,没大的变化,只是原“语轩茶屋”改成了“语茶屋”。

燕语的主意,把“轩”字用一羽绿色的茶草盖了,还挺招眼的,“语茶”二字还能让人有无数的联想。

“语茶”吸引人,隔三差五有人面对着二字打卡,茶屋不进,短视频却是拍的。

燕语让吴露经营语茶屋,吴露想了些办法,可仍是不温不火,茶客稀稀拉拉的。吴露想带上棋牌,燕语不同意,就是一个品茶的地方,要纯粹粹粹的。

纯粹的地方还是有人来,语轩转身为茶客,隔三差五来语茶屋,里面格局没变,茶的滋味还是过去的。

语轩泡上一杯茶,喝得久久远远。吴露有时会过来,要给语轩买单,语轩一笑,说:才喝出味道来。

语茶屋还是语轩茶屋时,语轩很少来喝茶,她怕看稀落

黑吧,老福山端起酒杯,眼角眉梢都是笑。

天一擦黑就喝酒,几乎是老福山一辈子的事了。

老福山喝酒不讲究,一把花生米、几根青菜就着就行。当然鸡鱼肉蛋也不拒绝,喝酒就是喝酒,和菜不菜的没甚关系。

对老福山而言喝酒是种享受,人生在世,得有个巴头。老福山的一天一顿酒,是他的巴头。

酒是何时喝上的,老福山记得清清楚楚,是他最难最苦的时候。老婆死了,丢下三岁的儿子,没日子过,喝上了苦酒。

以酒浇愁,那时不是享受,是浇愁,愁没浇去,却好上了这一口。

随着日子过好,老福山把酒喝出了滋味,渐渐成了享受和巴头。

老福山喝酒不知醉,没醉过,有时肚子如喝水般喝胀了,也不醉。但他还是不多喝,一晚二两酒,喝完就是喝完,坚决不添。

老福山中午不喝酒,这是铁律。中午喝酒误事,老百姓没大事,可再小的事也是事,大事还不是小事成的。

儿子小时,看老福山喝酒,有时凑热闹,老福山就用筷子头蘸酒,让儿子尝,儿子尝得有味,“嘘”着嘴笑,反而让老福山流下了眼泪。

儿子长大了,老福山定了规矩,儿子不得沾酒边。儿子听话,直至生儿长女了,一粒酒也不沾。

儿子看老福山喝酒心疼,不为别的,就是菜太少,日子不是不能过,也太节俭了。老福山回话:过去嗦指头还能喝酒呢。这话引得儿子发笑,过去鄂子里有句话:抠屁眼嗦指头。说的是这人小气。

老头子倔脾气,拗不过,儿子就随着老福山了。

儿子争气,早进了城,在机关大楼上班,坐办公室。请老福山进城,老福山一句话回绝了,不去,陪死鬼。死鬼指的是死了几十年的老婆,埋在黄土岗上。

老子不容易,儿子心中流泪,还是依了老福山。有一样事,儿子做得到位,月初,一定从城里回鄂子,看老福山,也送酒。酒十斤,一塑料桶装满满的。

老福山只喝散装酒,说瓶装酒拿不住。

儿子提过瓶装酒回来,老福山拒绝喝,摆在床底下,都快变馊了。馊是老福山说的,酒越陈越好。

儿子干过蠢事,把瓶装酒拆了,装塑料桶带回。散装酒太次,儿子想提升老福

山喝酒的档次。可老福山嘴一搭,“扑”了一口。狗日的,是瓶装的。吓得儿子脸发白。儿子不解老福山嘴咋这么刁?老福山说:一股子玻璃味。玻璃有味?儿子心中犯嘀咕。儿子在城里做了局长,官声不错,都说是个清白人,老福山高兴,酒更是喝得香。一入冬儿子事多,月初回不来,电话和老福山商量,迟几天回。老福山不高兴,吼着嗓子回话:酒没了。儿子忙回话:没事,我让人捎来。

实际上酒没了是借口,想儿子了哦。老福山回过话又心酸,儿子是个好儿子,一手拉大的,不想他能想谁呢?

捎酒的人下午来了,还是熟悉的塑料桶。塑料桶两个,一来一回,满一个来,空一个回去。捎酒的是个年轻人,朝气蓬勃,见了老福山一个老爷子、一个老爷子喊。老福山喜欢,拉着手不松开,见到年轻时的儿子了。天一擦黑,老福山摆开了喝酒的阵势。一碟花生米,油炸的。一碗烩冻骨,老黄豆和鸭爪子一起烩的。两样都是喝酒好菜。杯子是玻璃的,倒满了,酒堆起,准二两。老福山将酒倒上,猛吸一口,刚入唇,突然感到不对,一口喷出:狗日的是好酒,瓶装的酒。

酒喝不下去了,老福山气得胡子开炸,拿起电话,就想狠骂儿子。但想了想,又平息了,他想到捎酒来的年轻面孔,年轻时的儿子不也是这样干过,拆了瓶装酒灌塑料桶里。年轻人不就是想讨好儿子吗?儿子有权,大局长。老福山想想气又来了。

酒不喝了,老子戒酒。电话还是打过去了。儿子关切,忙问老福山怎么了?老福山轻描淡写:戒酒了。儿子又问:酒不好?老福山答:酒太好了,扛不住。儿子沉默了会,他是个明白人,一定是听懂了。

老福山就此不喝酒,他告诉儿子,也随之告诉埋在土里的老婆:戒酒了,临老学个吹鼓手,给你个完完整整的儿子。叨叨絮絮的,外人难听懂。

儿子还是月初回来,手中没了提酒的塑料桶,儿子轻松,老福山也轻松。老福山不喝酒,但增了项爱好,半天半天地看儿子,里里外外地看。

儿子耐看,不怕看,老福山却看一场醉一场。

没醉过酒的老福山,醉儿子。